

美國介入南海爭端 對亞太地區之轉變與影響

莊 捷 少校

提 要：

- 一、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美國因素從南海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對亞太地區的形勢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包含區域內東協爭端國中的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以及非爭端國家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國的參與，並且對南海問題複雜化、國際化趨勢產生不同層面的影響。
- 二、整體而言，美國對於東協爭端國的支持持續在加強，美國從各個層面加強對南海安全形勢的影響。客觀上，美國所採取的措施大大提高南海主權爭端的複雜程度，南海問題將難以取得妥協點，對峙事件將會持續發生，也讓東協在面對中共時擁有不同的選項，提高中共對東協國家進行外交脅迫的難度，對維護南海局勢的安全與穩定帶來許多變數，進而導致亞太地區情勢緊張。

關鍵詞：南海爭端、美國、東協

Abstract

1.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US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ich contains the region of ASEAN Dispute country in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Malaysia, Indone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non-involved in the dispute to Japan, India,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ternational trends affect different levels.
2. Overall, US support for ASEAN countries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e dispute, the United States to strengthen the impact on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all levels.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greatly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dispute over sovereign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issue will be difficult to obtain a compromise point, the confrontation events will continue to occur, but also to ASEAN have different op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CCP, the CCP to improve East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difficulty of diplomatic coerc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tuation has brought many variables, leading to tens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Keywor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U.S., ASEAN

壹、前言

2009年以來在「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2011年「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 to Asia)的戰略背景下¹，美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²，順利參加「東亞高峰會」後，再將「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戰略付諸實施³。美國開始表態南海屬於「國際水域」⁴，自始南海的爭端就越來越多，美國亦展開主導地位，著重在發揮軍事安全、政治外交、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影響。單就從其極力擴大在南海地區的軍事

存在，強化原有的雙邊關係，並將南海地區舉行的軍事演習不斷從雙邊化朝向多邊化，持續時間漸長並日益機制化，比以往增加很多⁵。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美國因素從南海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對亞太地區的形勢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包含區域內東協爭端國中的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以及非爭端國家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國的參與，並且對南海問題複雜化、國際化趨勢產生不同層面的影響⁶。

貳、美國對介入東協爭端國家之影響

2013年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發表新書

註1：Mark E. Manyin, Stephen Daggett, Ben Dolve, Susan V. Lawrence, Michael F. Martin, Ronald O'Rourke, Bruce Vaughn,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pp.2,10.

註2：Mark E. Manyin, Michael John Garcia, Wayne M. Morrison, U.S. Accession to ASEAN's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9), p.12.

註3：Hillary R. Clinton,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11,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215.htm>>(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4：Yuli Yang, "Pentagon Says Chinese Vessels Harassed U.S. Ship," CNN, March 10, 2009, <<http://edition.cnn.com/2009/POLITICS/03/09/us.navy.china/>>(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5：汪愛平，〈美國南海政策的演變及其影響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48卷，第2期，2012年，頁143。

註6：鞠海龍、葛紅亮，〈美國重返東南亞對南海安全形勢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80期，2010年，頁87。

時表示，對於中共的崛起應有所警覺，美國在經濟上與戰略上將重新振作，所以美國更應積極參與亞洲事務，以制衡中共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而不是事不關己，來去自如⁷。這段談話顯示，面對中共崛起成為區域強權，並朝海權國家發展，許多東協國家認為中共的軍事與經濟崛起，已經成為該地區最具威脅性的國家，並造成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安全威脅——特別是南海爭端。為維持在南海地區的既得利益，彌補在雙邊對話中單方力量的不足，東協國家採取集團外交、集體安全體制的方式，推行權力平衡戰略。在此背景下主動引入外來勢力，尋求力量平衡，達到地區安全戰略目的；由於這一層關係，因而拉近美國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增加在安全問題上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而南海爭端無疑是雙方最好的契合點⁸。東協國家中，有好幾個國家與中共在南海問題上有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之爭端⁹。而這些在南海海域周邊的國家，絕大部分屬於發展中國家，人口少、政治經濟能力弱、現代化程度低、軍事力量不足、國防水準也落後，就單從軍事實力、經濟發展、綜合國力等各方面都不及中共，如果沒有其他強權的支持將會處於劣勢¹⁰。因此使得東協部分國家在南海問題上逐漸形成聯合對抗中共的趨勢，並且希望將美

國的力量引入該地區，發揮影響力牽制中共帶來的威脅，以維護其海洋權益，這些因素，原則上構成美國與東協合作的基礎或前提。

一、菲律賓

在南海爭端問題上，美國對於菲律賓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菲律賓與美國是傳統條約盟國，一方面以東協合作集體安全機制與東協其他國家共同抗衡中共，另一方面積極透過各種國際、地區會議等途徑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始終保持與美國密切的雙邊軍事關係，一旦與中共在南海發生衝突，藉由美國的軍事力量，增強在南海問題的抗衡，所以在尋求美國的支持上比較積極，對美國能幫助其實現在南海的利益抱很大的期望¹¹。2011年6月，菲律賓國防部長伏爾泰·蓋茲敏(Voltaire Tuvera Gazmin)就宣稱，南海問題涉及到美國利益，所以應該在南海部署軍事力量，並且有助於保護該地區較弱小國家的權益。菲律賓外交部長羅薩里歐也表示菲律賓希望能與美國有更多的聯合軍事演習，和更多的部隊在菲律賓駐軍輪防，他認為尋求在雙方都能接受與互惠的形式下，將《美—菲共同防禦條約》(U.S. - Philippines Mutual Defense Treaty)發揮到極致，對菲律賓絕對是有利的¹²。菲律賓期望得到美國正面的回應與積極的支持，2009年菲律賓通

註7：Rowan Callick, "Be Wary of Rising China, Says Lee Kuan Yew," The Australian, February 19, 2013,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be-wary-of-rising-china-says-lee-kuan-yew/story-e6frg6so-1226580633266>>(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8：方曉志，〈對美國南海政策的地緣安全解析〉，《太平洋學報》，第20卷，第7期，2012年7月，頁49。

註9：汪愛平，〈美國南海政策的演變及其影響研究〉，前引文，頁144。

註10：曲恩道，〈美國介入南海中國海的戰略意圖與行為分析〉，《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第13卷，第2期，2012年，頁76。

註11：林正義，〈十年來南海島嶼聲索國實際作法〉，《亞太研究論壇》，第19期，2003年3月，頁4。

註12：李金明，〈美國重返亞洲與南海問題複雜化〉，《新東方》，第189期，2012年，頁4。

過《領海基線法》，將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和中沙群島的黃岩島劃為菲屬領土線¹³。菲律賓的新法律立即得到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的支持，他認為美國應該毫不動搖支持菲律賓的南海領土主張¹⁴。2012年4月10日中、菲在黃岩島發生對峙，雖然菲律賓海軍沒有任何防空、反潛和水雷戰能力，其空軍的空中防禦、偵查、運輸和對地攻擊能力也不足¹⁵。但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R. Clinton)會見菲律賓外交部長艾伯特·羅薩里奧(Albert del Rosario)及國防部長蓋茲敏時立即重申，美國會基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幫助菲律賓¹⁶。美國後續一系列的作為表達對菲律賓的實際支持，首先是2012年4月舉行的「肩並肩」(Exercise Balikatan)聯合軍演¹⁷、3,000萬美元的軍事融資(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以及配置2艘「漢密爾頓級」巡洋艦(Hamilton-class Coast Guard Cutters)¹⁸。同年6月總統歐巴馬在會見菲律賓

總統貝尼諾·阿基諾(Benigno Simeon Noyon Cojuangco Aquino)時也重申，美國會持續為菲律賓建立最低限度的可靠軍事部署而努力¹⁹。在得到美國的承諾下，菲律賓近年在南海爭端態度上轉變強硬，例如，菲律賓宣佈對位於南沙群島禮樂灘(Reed Bank)附近的油氣開發進行招標。菲律賓能源部長何塞·阿爾門德拉斯(Jose R. Almendras)於2012年2月向投資者做出保證稱，菲律賓巴拉望島西北部的3座油氣區塊屬於菲律賓領土，外資可以在南海水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但這3座區塊完全進入中共管轄的海域之內，故中共為此向菲方提出嚴正抗議。此外2012年4月在第二十屆「東協高峰會」召開前夕，阿基諾宣稱要將南海問題列入該屆峰會議題之中，驅使南海問題不斷國際化和複雜化；所以在會議開始便主動提起南海問題，並直接表示希望南海三個主權聲索國在東協內部形成一個針對中共的統一立場²⁰。之後，還反對以雙邊協商方

註13：ASEAN Studies Center, *Energ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mplication for ASEAN and Its Dialogue Partner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p.50.

註14：Walter Lohman, "Spratly Islands: The Challenge to U.S. Leadersh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ebruary 26, 2009,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9/02/spratly-islands-the-challenge-to-us-leadership-in-the-south-china-sea>>(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15：李斌、黃保明，〈美菲軍事合作及其對南海問題的影響〉，《學理論》，第30期，2012年，頁30。

註16：Hillary R. Clinton,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 and Philippines Defense Secretary Voltaire Gazmin After Their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30,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4/188982.htm>>(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17："US, Philippines to Hold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China Daily, March 8, 2012, <<http://www.chinadailyapac.com/article/us-philippines-hold-joint-military-exercises>>(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18：Ernest Z. Bower, Gregory Poling,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Ministerial Dialogu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4, 2012, <<http://csis.org/publication/implications-and-results-united-states-philippines-ministerial-dialogue>>(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19："Statement on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Aquino of the Philippines," The White House, June 8,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6/08/statement-president-s-meeting-president-aquino-philippines>>(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20：成漢平，〈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戰略對我南海海上安全影響與挑戰〉，《東南亞之窗》，第18期，2012年，頁3。

式解決會後的決議共識，並表示做為一個主權訴求國，菲律賓有權捍衛國家利益，東協途徑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式，該言論已經暗示菲律賓為維護南海主權將不惜任何方法²¹。最後，美、菲分別於2014年5月、10月實施聯合軍事演習，以因應中共在南海爭端地區影響力日益擴增。這也是兩國簽署「加強國防合作協定」(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後的演習²²，而演習地點更在「西菲律賓海」海域舉行²³，挑釁意味十足，更展現美國總統歐巴馬所謂「堅定」支持菲律賓的決心²⁴。

二、越南

美國對於越南有著重要的影響。中、越兩國力量對比懸殊，越南感受中共勢力增強的威脅，所以越南的外交政策逐漸轉向美國，積極發展和美國的友誼。例如建議美國使用其金蘭灣基地、邀請美國開採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與美國進行高層互訪、歡迎美國跨國公司至越南投資等²⁵。越南希望透過合

作關係，藉由美國保持在南海的軍事存在，特別是在該地區的駐軍，達到制衡與防範中共的成效，消除在地緣政治上對周邊強權的顧慮，並且加重自己在南海問題影響力方面籌碼。基於這樣的心態，2009年起越南在河內召開有關南海問題國際會議，意圖使該一問題國際化。2010年，越南做為東協主席國，表達在能源、環境、地區安全等方面與美國合作的意願，企圖讓美國也參與到南海的爭端中。越南透過多邊化和國際化途徑解決南海爭端，以此為基礎推動地區安全架構的主張與美國參與南海爭端的理由和策略完全符合²⁶，因此美國對於越南的南海權益主張均積極表達支持，尋求與越南共同合作牽制中共，來維持區域的平衡²⁷。2014年8月美國智庫CAN發表一份名為《中共與越南：南海主權聲索衝突之分析》(China versus Vietnam: An Analysis of the Competing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這份報告進一步提出合理的理由，美國應該積極參

註21：Peter Symonds, "Tensions at ASEAN summit over South China Sea,"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November 21, 2012, <<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2/11/asia-n21.html>>(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22：這項為期10年的協定，將使美軍可以臨時在菲律賓軍事基地駐軍，並可以提前部署，興建、放置軍事設施、器材、軍機與軍艦等軍事物資。Ankit Panda, "US-Philippines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Bolsters 'Pivot to Asia'," THE DIPLOMAT, April 29,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4/us-philippines-enhanced-defense-cooperation-agreement-bolsters-pivot-to-asia/>>(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23：為強調擁有南海主權之正當性，2009年3月菲律賓總統雅羅育不顧中共反對，正式簽署參眾兩院通過的《領海基線法》，宣布將南沙群島部分島礁和中沙群島的黃岩島劃為菲屬領土線；2012年9月總統阿基諾表示，已簽署行政命令29號(A.O. 29)，正式將南中國海命名為「西菲律賓海」(West Philippine Sea)，"Administrative Order No. 29, s. 2012," The Government of Philippine, September 5, 2012, <<http://www.gov.ph/2012/09/05/administrative-order-no-29-s-2012/>>(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24："FACT SHEET: U.S.-Philippines Partnership for Growth," The White House, April 28,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8/fact-sheet-us-philippines-partnership-growth>>(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25："U.S.-Vietnam Political, Security, and Defense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7, 2011,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06/166479.htm>>(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26：何志工、安小平，〈南海爭端中的美國因素及其影響〉，《當代亞太》，第1期，2010年，頁142。

註27：Jason Folkmanis, "U.S., Vietnam Seek to Limit China, Keep Power Balance," Bloomberg, August 28, 2009,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1ax5sgs8b0Q>>(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與南海爭端，支持越南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要求，代表越南抗衡中共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²⁸。上述的立場，也直接成為越南在南海爭端中，持強硬立場、採取強硬作為的有力的後盾。越南為使南海問題國際化，不惜以金蘭灣拉攏美國，2014年5月在第十三屆「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亞洲安全高峰會議」(IISS Asia Security Summit，另稱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上，越南國防部長馮光青就宣稱：越南認為如果不開放使用金蘭灣就是一種浪費，考慮對港口的投資、管理和建設，將為來自所有國家的船隻提供服務。美國近年來基於戰略考量，不斷積極爭取在金蘭灣軍事基地駐軍²⁹，而越南國防部長的言論，無疑向美國發出帶來實際利益的信號，積極尋求美國支持，建立真正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³⁰。

三、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在政治上與美國有很多分歧，但美國因素對於馬來西亞也產生影響。在軍事上馬來西亞參與由美國盟國澳洲、夥伴關係國新加坡、以及英國、紐西蘭所組成的《五國防禦安排》(The Five Powers Defense

Arrangement)³¹，並每年參加美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卡拉特」(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 CARAT)聯合軍事演習。馬來西亞積極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和技術以強化自己的實力，並以此為基礎在南海爭端中不斷宣示主權、開發資源。

2010年11月國防部長蓋茨前往馬來西亞訪問時，馬來西亞政府就強烈表達希望美國更廣泛的參與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地區的事務³²。2014年4月歐巴馬訪問馬來西亞，也是近半個世紀以來首位訪問馬來西亞的在任美國總統。美國與馬來西亞兩國關係於馬哈蒂爾政權時處於緊張狀態，但近年以有所改善，隨者歐巴馬的訪問，標誌者兩國關係將進入全面戰略伙伴的新紀元。歐巴馬訪問期間亦表示，美國和馬來西亞不管是在價值觀還是在對未來的期望方面都有相同之處³³。

從中可以預見，未來在面對南海議題上馬來西亞將可倚重美國，而美國毫無疑問地將支持馬來西亞。

四、印尼

美國對印尼也發揮重要影響力。美國學者塞繆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註28：Raul P. Pedrozo, *China versus Vietnam: An Analysis of the Competing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lington, V.A.: 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CNA), 2014), pp. 12-17.

註29：Murray Hiebert, Phuong Nguyen, Gregory B. Poling, *A New Era in US-Vietnam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pp. 2-7.

註30：Murray Hiebert, Phuong Nguyen, "Washington Needs a Plan for Lifting Its Weapons Sales Ban on Vietna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7, 2014, <<http://csis.org/publication/washington-needs-plan-lifting-its-weapons-sales-ban-vietnam>>(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31："ADF to Take Part in Major Regional Security Exercis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10, 2010, <<http://www.defence.gov.au/media/DepartmentalTpl.cfm?CurrentId=10921>>(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32：Donna Miles, "Gates Arrives in Malaysia to Bolster Closer Bilateral Tie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9, 2010,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61612>>(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33："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ajib Of Malaysia," The White House, April 27,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7/joint-statement-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najib-malaysia-0>>(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於1996年時，就已經指出印尼是最傾向用權力平衡，制衡中共勢力的崛起³⁴。由於沒有其他國家的協助，印尼無法阻止中共對於南海主權的訴求，所以歷任領袖均不斷尋求機會與美國發展合作關係。九一一事件後，印尼就藉此機會，對美國反恐戰爭表示支持，同意開放飛越權給美國飛機，以此換取美國的軍事援助，協助解決國內的恐怖主義與內亂問題。一直以來，印尼國防預算只佔其國內生產總值1%的水平，在面對鄰國強大的軍事武力，以及中共在南海日益增加的武力威脅下，2008年印尼總統尤多約諾提出，兩國全面夥伴關係，就是期望藉由鞏固與美國安全合作關係，為印尼的軍隊帶來專業化與現代化的轉型，並且加強印尼在東南亞的政治和經濟領袖的角色³⁵。

做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環，自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後，美國與印尼之間就開始恢復中斷多年的軍事合作關係。2010年美國總統巴馬首次訪問印尼時，也正式宣佈將兩國關係提升到全面夥伴關係地位。近年來歐巴馬政府一直努力拉近兩國的關係，就在2014年10月，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F. Kerry)，高調的出席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的就職典禮。顯示美國對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高

度重視，也突顯出印尼做為正在崛起的大國的重大作用。

印尼雖然一再宣稱將致力於和平的架構，希望東南亞國家通過內部協商來解決地區的爭端，並且不會把一個大國(此處指的是美國)置於另一個大國(此處指的是中共)之上。但是，美國、印尼近來互動關係頻繁，間接顯示印尼仍將中共視為區域威脅，甚至其領土野心將導致戰爭，積極尋求美國的保護，以因應未來解決爭端的困境³⁶。

參、美國對非爭端國之影響

美國為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參與南海爭端這一政策的付諸實施，使得日本、印度、俄羅斯等非爭端國家的南海政策發產生不同的轉變、刺激與引導作用，紛紛調整戰略，進一步加強對南海地區的參與³⁷。雖然參與的程度、時間、各自實力不盡相同，但其目的和出發點確是基本一致。第一，對於中共在地區內的強大與崛起懷有不安的心理，尤其是在東協-中共自由貿易區建立後，更要遏制中共在南海及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第二，利用機會回應南海周邊國家希望將南海爭端國際化，繼而不斷複雜化的戰略考量與發展趨勢，發展與東協國家的合作關係，進而從中獲取南海油氣資源。

註3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Roseburg, OR: Simon and Schuster Inc., 2007), p.264.

註35：Murray Hiebert, Jeremiah Magpile,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Nudges U.S.-Indonesia Relations to New Levels of Coope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ber 28, 2012, <<http://csis.org/publication/comprehensive-partnership-nudges-us-indonesia-relations-new-levels-cooperation>>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36：Andrew Browne, "Asian Nations' Fears of War Elevated as China Flexes Muscle, Study Find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2014,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asian-nations-fears-of-war-elevated-as-china-flexes-muscle-study-finds-1405361047>>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37：李金明，〈美國重返亞洲與南海問題複雜化〉，前引文，頁4。

一、日本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曾經派兵佔領過南沙和西沙的部分島嶼，並改名為新南群島。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會議上，日本代表團宣布放棄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但會議並沒有決定這些島嶼的歸屬³⁸。

冷戰後世界局勢發生深刻變化，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變化以及日、美同盟的進一步強化，使得日本更加關注南海問題。1999年5月，日本通過《周邊事態法》將海上自衛隊的防衛範圍由1976年的1,000浬海上交通保護線擴大到2,000浬³⁹。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日本每年通過各種直接或間接名目如打擊海盜，參加與東協國家間的雙邊演習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軍事演習，派出海上力量進入南海，積極參與東南亞安全事務⁴⁰；2002年2月，日本以打擊海盜和保護航運為由，宣稱海上威脅已對日本的原油進口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因而向東南亞國家派遣出載有直升機和重型武器的巡視船，在麻六甲、菲律賓及印尼沿岸的航道上巡邏打擊海盜，從而實現在南海的軍事存在⁴¹。

近年來，日本在東南亞通過經濟外交與

南海周邊國家建立起緊密的政治經濟關係，為日本參與包括南海問題在內的地區事務提供可能機緣。2009年以來，日本依靠其高科技產品對東協的出口、在東協地區分佈廣泛且聯繫緊密的生產企業的巨大網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對日本的長期依賴，以及對東協地區實施經濟援助形成的影響力，日本始終使東協國家的經濟貿易對日本保持著很強的依賴，以非傳統安全名義強化與東協的合作，通過舉行打擊海盜、打擊海上走私毒品、人道主義援助，救災和非戰鬥人員撤離行動等海上演習，推行南下政策，積極向南海參與⁴²。2010年7月，日本外相岡田克也與越南副總理兼外長范家謙舉行會談時，雙方圍繞中共和越南等國各自主張擁有主權的南沙群島問題密切交換資訊。岡田克也會談中表示日本對南海問題不能毫不關心，並主張要在國際架構下商討南海問題，范家謙則希望日本對越南的立場給理解與配合⁴³。

2010年10月，在河內的「東亞高峰會」期間，日本首相菅直人對中共在東海和南海海域的軍事活動表示關注⁴⁴。10月在越南河內出席「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時，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明確表示，基於和平國家的

註38：Daniel J. Dzurek, Clive H. Schofield, *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 Who's on First?* (Durham, UK: International Boundar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Durham, 1996), p.15.

註39：Lee Lai To,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 (New York, N.Y.: Praeger, 1999), p.144.

註40：Ming Wa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0.

註41：Euan Graham, *Japan's Sea Lane Security, 1940-2004: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6), p.211.

註42：成漢平，〈論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因素及與南邊國家的戰略互動〉，前引文，頁25。

註43：〈日本「關注」南海問題 將與越南戰略〉，《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年7月25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9/1/9/101391985.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391985>〉(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44：〈菅直人稱關注中國在東海南海「軍事行動」〉，《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年10月31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8/9/8/101489807.html?coluid=163&kindid=6554&docid=101489807&mdate=1031111342>〉(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理念，提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新武器出口三原則」之類的文件對日本及東協國家的合作十分必要，暗示有意打破障礙向東南亞國家出口高尖武器⁴⁵。從2011年10月開始，日本前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為聯合東南亞國家，全面參與南海問題，正致力與越南、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共同建立一個有關南海主權問題和保障航行安全自由的國際協調機制⁴⁶。2011年9月，日本駐菲律賓大使卜部敏直則直接表示，維護南中國海的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與菲律賓官員互換函件，並評估將如何協助確保有關糾紛獲得和平解決。日本還希望透過與美國合作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制衡在南海地區增強軍事影響力的活動，以及南海主權問題上向菲律賓與越南不斷施壓的中共⁴⁷。2012年東協高峰會議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也對於該會議的決議共識提出反對聲明，他認為南海爭端直接影響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不能僅由雙邊協商來解決，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關注。野田佳彥的言論被認為是挑起國內民族主義意識，為日本與

中共在東海的爭端爭取籌碼⁴⁸。2014年7月日本安倍內閣會議通過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表面上是首相安倍晉三以具體政策挑戰「和平憲法」、邁向國家正常化的步驟，但實際上，日本將可藉由集體自衛權參與南海爭端⁴⁹。這將對中共的領土主權和安全利益產生相當程度的衝擊，也為給各方解決南海爭端問題帶來新的變數⁵⁰。

日本參與南海問題，與其自身利益有密切聯繫。第一，日本國土狹小，人口眾多，是個資源匱乏的島國，由於國內市場的不足，對國外市場依賴程度高。南海的天然地理位置決定，該航道是日本重要的「海上運輸航道」或「海上生命線」⁵¹。首先日本從中東進口的石油有70%，是由波斯灣經麻六甲海峽、南海、臺灣海峽到琉球群島這條海上航道運至國內⁵²；其次，日本在東南亞有著重要的經濟利益，東協是日本對外輸出資本的重要市場，其中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等南海周邊國家都是日本重要的投資國和交易夥伴。其進出口貿易的99%都依賴於海上運輸，必須經過南海海域

註45：成漢平，〈論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因素及與南邊國家的戰略互動〉，前引文，頁26。

註46：〈日本擬全面介入南海主權問題〉，《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年10月9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8/6/2/5/101862595.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1862595>>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47：車德軍，〈試析美日印介入南海爭端問題〉，《東南亞之窗》，第17期，2011年，頁33。

註48：Peter Symonds, "Tensions at ASEAN summit over South China Sea,"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November 21, 2012, <<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2/11/asia-n21.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49：Joseph S. Nye, "Japan's Self-Defense Defense," Project Syndicat, August 6, 2014,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oseph-s-nye-explains-why-the-abe-government-s-new-military-doctrine-is-a-positive-developmen>>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50：Ibid.

註51：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Issue 3, 2005, p.432.

註52：雖然日本可以選擇另一條航線，遠繞印尼到太平洋，但這個方案既昂貴又費時。Takeshi Yuzawa,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earch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7), p.46.

。如果中共與越南、菲律賓在該地區的爭端激烈或惡化，日本則可能無法確保其石油、資源運輸的安全，故日本希望參與南海爭端，竭力維護南海航行自由⁵³。第二，南海地區被認為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試金石，藉由參與東協事務，擴大發言權和關注能力，發揮其在東亞的影響力，提高國際知名度。一直以來日本渴望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但如果不積極應對南海爭端這樣的區域問題，日本不僅在區域內，更遑論其發揮國際影響力的作用⁵⁴。第三，鑒於菲律賓與越南在南海主權問題上與中共存在爭議，而日本也與中共在東海主權問題也有分歧，日本也有著與菲律賓、越南相互呼應在領土、領海問題上，共同遏制中共在的戰略考慮。日本擔心中共的強大將主導東南亞地區甚至整個亞太地區，受到戰略學者尼可拉斯·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提出的，「誰支配邊緣地帶，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的邊緣地帶理論影響⁵⁵，認為中共的意圖不單只有南海問題，還將指涉其他領土爭端，而其對於領土主權的進一步擴張將威脅日本在的利益⁵⁶。對日本而言，如果南海爭端通過協商方式確認主權歸屬後，中共在南海的活動既成事

實，中共就能專注處理東海問題，這將嚴重影響到日本在東海主權領土的利益。另一方面東協與中共在南海任一項潛在協議，將可做為日本與中共解決東海爭端的模式⁵⁷。換言之，協助東協建立海上安全能力，是日本政府不得不思考的重要政策，日本政府仍積極尋求參與東協的地區安全事務的途徑，而隨著美國、印度與日本在安全領域的合作日漸機制化，日本以非傳統安全領域合做為名義，通過同菲律賓、越南等與中共存在爭議的東南亞國家加強軍事合作關係，和美國共同建立地區主導權，達到對中共進行戰略牽制，就是確保其在東南亞的戰略利益，增加東海主權領土的談判籌碼⁵⁸。日本外務省官員就曾經表示，如果在南海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國際社會不加強監視，中共無疑會壓倒周邊各國掌控整個南海海域，這還可能對尖閣諸島所在的東海產生影響⁵⁹。這段言論明顯表達日本的戰略意圖。

日本雖然與南海主權爭端無關，但伴隨著美國參與的影響，上述的這些作為，無疑影響南海地區的安全情勢變化，使該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增加，進一步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複雜化。

二、印度

註53：李金明，〈美國重返亞洲與南海問題複雜化〉，前引文，頁4。

註54：Lam Peng Er, "Japan and the Spratlys Dispute: Aspirations and Limitation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10, 1996, p.996.

註55：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4), p.43.

註56：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op. cit., p.432.

註57：Ken Jimbo, "Japan, and ASEAN's Maritime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East Asia Forum, June 3, 2012,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6/03/japan-and-asean-s-maritime-security-infrastructure/>>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58：李晨陽、邵建平，〈區域外大國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及其對我國維護南海主權的影響〉，《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第11卷，第5期，2011年，頁27。

註59：〈日媒：日本擬與美聯手將“南海問題”國際化〉，《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年7月9日，<<http://www.chinaviewnews.com/doc/1017/6/1/1/10176117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761170>>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由於美國從印度洋撤軍，印度於2000年開始就致力於展開南海區域內與區域外的部署，並在該地區發展其雙邊與多邊軍事關係。印度是支配南亞地區的區域強權，並始終認為印度洋在其勢力範圍，有效安全控制印度洋，是印度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近年來，印度已制定一系列海軍「戰略決策」(Strategic Profile)，即「東進政策」(Look East Policy)、「西出戰略」(Look West Strategy)、「南下戰略」(Southern Forwarding Strategy)。其內涵表現「遠程海洋作戰」(Long-Range Naval Operations)的作戰思維、有效「發揮與控制五大戰略航道」－蘇伊士運河、保克海峽、荷姆茲海峽、麻六甲海峽與巽他海峽⁶⁰。在海洋戰略的指導下積極建設海軍，加強遠洋投射能力。其中，東進政策是印度隨著國力的不斷上升，在此基礎上拓展印度在亞太乃至全球的戰略空間，朝著成為世界性大國為目標的一個重大步驟；其重點在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推動國內經濟改革，該政策並被視為印度加入南海爭端的強權博弈中，對於印度而言參與南海爭端，就是等於參與東南亞地區事務⁶¹。做為這一戰略的一部分，印度海軍已將活動範圍擴大，向東延伸南

海及太平洋地區沿岸地區，向西穿過紅海和蘇伊士運河接壤地中海，南至印度洋的南端邊緣，以及開普敦好望角的周邊接近大西洋⁶²。

印度並非南海區域內國家，但做為南亞的強權，其積極強化東進政策，是因為與日本一樣，在南海區域有著重要的經濟利益，並且視作其核心利益⁶³。近年來，印度公開支持越南在南海領土主權問題上的立場，與越南簽訂在南海開採石油的協議，藉由與越南的軍事與資源開發合作關係，積極參與南海。2006年，印度國際石油公司(ONGC Videsh Ltd.)與越南簽署一份合同，共同探勘位於南海越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的富慶盆地127號與128號油田區塊，且於2011年9月，進一步簽署三項交易，共同探討在這些區塊的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項目⁶⁴。目前127號油田已放棄，128號油田則遇到開採瓶頸。中共對於印度在該地區的探勘項目提出抗議，並視為非法的行為，要求印度不要在有涉及領土主權爭議的地區進行商業行為，以確保該地區的和平。印度認為，應按照國際法律解決這一爭端，並且表示南海是很重要的，應該有國際航行船舶的安全性，確保進、出口都不會受到影響。然而印度無視中

註60：Indian Navy,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 (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Navy), 2007), pp.59-60.

註61：王傳軍，〈區域外大國對南海地區的滲透及其影響〉，《當代亞太》，第11期，2001年，頁17。

註62：James R. Holmes, Andrew C. Winner, Toshi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Cass Series: Naval Policy and History)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9), pp.14,62,132.

註63：Harsh V. Pant, "Understanding India's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tting into the Seaweed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8, 2012, <<http://csis.org/publication/understanding-indias-interest-south-china-sea-getting-seaweeds>>(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64：Piyush Pandey, "ONGC Videsh Limited Pulls Out of Block in South China Sea," Times of India, August 28, 2009,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5-16/india-business/31725940_1_ovl-oil-exploration-ongc-videsh-limited>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共的抗議，堅持在有爭議海域進行開採油氣資源，並認為中共的訴求沒有法律基礎，因為越南已根據UNCLOS富慶盆地這兩座區塊提出主權訴求⁶⁵。這兩座區塊已經造成印度、越南與中共之間的外交爭論的焦點，並造成中、印之間衝突的可能性。

印度已將越南做為其東進戰略部署重要的一部分，仰賴於越南的防禦範圍，並著眼與越南共同抗衡中共，2012年並被譽為印、越友好年⁶⁶。兩國於2000年簽署的國防協議，此舉擴大化和制度化兩國之間的國防合作和交流，2007年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協議更進一步深化國防合作；兩國國防部之間的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擁有共性的看法和戰略前景。2010年兩國強調通過軍艦互訪，以及每兩年一次的戰略對談，來維繫軍事交流。顯見兩國之間在安全議題已邁入制度化。2011年10月，兩國簽署一項引渡條約。2011年7月，印度驅逐艦駛往南海，訪問越南港口，越南兩處海軍基地為其開放，兩國並且進行聯合軍事演練。由於兩國的國防武器裝備主要來自俄羅斯，所以2011年9月印度同意為越南的軍艦、潛艦準備料件，並提供維修服務。此外為擴大與越南的軍事交流

，以及增強越南的海軍實力，印度計畫協助越南海軍進行潛艦操作的專業訓練。做為回報，越南允許印度永久使用其具有戰略意義的芽莊港⁶⁷，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不僅為印度提供在南海地區的持續存在，也因為印度在南海、東南亞、東亞有著重要的經貿利益，印度極為重視該航線的安全，此港口為印度在該地區維持重要的海上聯繫。2014年10月越南總理阮晉勇訪問印度時，在討論如何加強兩國盟國關係中，就積極尋求尋求印度的支持。此外，2014年9月一艘印度海軍軍艦進入南海海域靠近越南時遭到中共驅離。阮晉勇進而表示希望印度這個南亞大國可以協助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且將繼續允許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國家的船艦訪問越南⁶⁸。這對欲參與南海爭端的印度開創有利條件，並提供自身立場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印度一直以來認為自己是南海資源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對於印度來說參與南海是在所難免，主要原因有；第一，印度與東亞國家的貿易總額已超過與歐盟或美國的貿易總額，且印度當前55%的貿易的要航經麻六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通過南海地區⁶⁹。此外南海地區豐富的油氣資源也吸引印度

註65：Harsh V. Pant, "Understanding India's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tting into the Seaweeds," op. cit.

註66：Amruta Karambelkar, "Indo-Vietnam Defence Relations: Strategically Responsive,"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January 31, 2012, At <<http://www.ipcs.org/article/india/indo-vietnam-defence-relations-strategically-responsive-3568.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67：Ibid.

註68：Ta Van Tai, "FACTS AND LAW ON VIETNAM'S INTERESTS VIS-A-VIS PARACELS AND SPRATLEYS AND THEIR SURROUNDING MARITIME AREA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FUL RESOLUTION OF PAST OR POTENTIAL DISPUTES WITH OTHER COUNTRIES," Dangerous Waters, Septmember, 2014, At<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5&cad=rja&uact=8&ved=0CDoQFjAEOAo&url=http%3a%2F%2Fwww.dangerouswaters.org%2Fuploads%2F3%2F8%2F7%2F5%2F38754985%2Ftai_Van_tai-_facts_and_law_on_vietnams_interests_vis-a-vis_paracels_and_spratleys_and_surrounding_maritime_areas_.sep&ei=l4kjVdpmky_buQT0qlOACg&usg=AFQjCNFr1x2aBOTGa2TMPhJiBYLUIGniiQ&sig2=I9Ei6keswznmQiG-bFlfIQ>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69：Teshu Singh, "South China Sea: Emerg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August, 2012,

投資商，對印度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⁷⁰。因此，印度提出東進政策，並把保護能源安全和海上航道列為其優先事務。第二，近年來，印度視中共為海上潛在的威脅，「中國威脅論」的觀點對印度影響甚深，擔心中共一旦完全控制南海海域，將會進一步影響到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安全⁷¹。基於印度、越南兩國有共同的利益，而美國又一直不斷改善政治關係，加強軍事互信，鼓勵印度參與南海爭端，共同制衡中共，達到地區再平衡⁷²。出於遏制中共共同戰略考慮，印度也認為自己有責任維護南海地區的平衡和穩定，所以積極與美國、越南、日本等國家舉行海上聯合軍事演習⁷³。另一方面，其戰略意圖和政策構想是為實現其成為海洋和世界強權為目標；爭奪地緣戰略利益，並聯合南海周邊國家，藉由這些國家的地緣位置，分散中共國防力量；與美、日等非爭端國家在南海地區聯手圍堵中共，共同牽制中共在印度洋的活動⁷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民族主義做為一種意識形態不斷增強，印度核武與海軍力量的不斷提升，其國家戰略與東進政策不斷取得成效與發展，隨著美國參與的影響，印度在南海問題上將更具挑戰性，參與的力度會更大，頻率亦會增加。

三、俄羅斯

俄羅斯是最早涉足南海事務的非爭端國家之一，早在還是前蘇聯時期的20世紀80年代，蘇聯就開始與越南合作共同開採南海海域的白虎油田。目前，白虎油田仍然是越南第一大油田。冷戰後，俄羅斯的國家實力已經遠不及當時的蘇聯，為重振強權地位，俄羅斯將經濟列為首要的發展目標，進一步加強與越南在南海海域的考察和勘探，為油氣資源的開發做準備。

在亞太地區，除與中共和印度保持合作關係之外，俄羅斯也將具有良好發展潛力的東協做為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雙方的貿易額連年攀升。近十年來，東協國家突破美國的限制，開始向俄羅斯購買大量軍事裝備。正是這些武器加強東協部分國家與俄羅斯的關係，也是憑藉這些武器，俄羅斯的勢力進入該區域。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亞太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首席研究員葉甫根尼·卡納耶夫(Evgeny Kanaev)表示，為提升在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地位，俄羅斯應該積極參與南海問題，在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⁷⁵。隨著俄羅斯在該區域的利益範疇持續擴大，與南海周邊國家的合作也不斷增強。2012年9月俄、越發表聯合

<<http://www.ipcs.org/special-report/southeast-asia/south-china-sea-emerging-security-architecture-132.html>>(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70：王傳軍，〈區域外大國對南海地區的滲透及其影響〉，前引文，頁17。

註71：K. Alan Kronstad, Sonia Pinto, U.S.-India Security Relations: Strategic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p. 8.

註72：Ibid.

註73：Harsh V. Pant, "Understanding India's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tting into the Seaweeds," op. cit.

註74：成漢平，〈論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因素及與南邊國家的戰略互動〉，前引文，頁26。

註75：Evgeny Kanaev,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uture Trends and Russia's Policy Options," op. cit.

聲明正式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俄、越合作關係由四項重要長期計畫所組成，而目前俄羅斯正從這層關係參與南海爭端⁷⁶，分別為：第一，石油與天然氣發展合作。「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viet)與「越南國家石油公司」(PetroVietnam)於1981年共同成立聯營公司「越蘇石油公司」(Vietsovetpetro)，它是目前俄羅斯最賺錢的企業，2012年兩國將該項合作延長至2030年；2009年12月，越南總理阮晉勇訪問俄羅斯時，簽署南海海域合作開發油氣資源的戰略合作協定。2011年雙方「越南國家石油公司」與「俄羅斯聯邦對外經濟聯合企業」(Zarubezneft)正式合資成立「俄越石油公司」(RusVietPetro)。目前兩國同意協助這些聯營公司的運作，並且在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和開採方面的合作不再局限於越南大陸礁層而是擴大至俄羅斯聯邦和第三個國家⁷⁷；第二，核能與水力能源合作。2012年，俄羅斯同意核撥105億美貸款元給越南，支持越南建立第一間核電廠。「俄羅斯國家核能公司」(Rosatom)總裁謝爾蓋·基裡延科(Sergei Kirienko)表示，俄、越不僅就越南核電廠建設達成協議，還將協助越南成立核能研究中心，並由俄羅斯國內培訓越南專業人員；第三，金融與貿易投資合作。2011年，雙邊貿

易額已達到2億美元，目前兩國目標是在2015年達到5億美元，2020年達到10億美元。第四，武器與裝備技術合作。目前俄羅斯是越南最大的軍事武器、設備和技術供應商，大量出售軍艦、潛艦和戰鬥武器。2012年越南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展開一系列的提升海、空軍現代化的軍事計畫；海軍方面，部署「SS-N-26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攻船飛彈」(SS-N-26 Yakhont Anti-Ship Missiles)和「獵豹級護衛艦」(Gepard Class)、兩國還共同生產反艦巡航飛彈，並提供6艘「基洛級傳統潛艦」(Kilo-class Conventional Submarine)給越南。空軍方面則訂購12架「蘇愷-30戰鬥機」(Su-30 Multi-Role Jet Fighters)⁷⁸。在明知越南將這些尖端武器用於南海的情況下，俄羅斯此舉無疑是在加劇南海的緊張情勢。俄羅斯「政治與軍事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副主任亞歷山大·赫拉姆奇辛(Alexander Khramchikhin)指出，「除軍售產生巨大經濟誘惑外，越南還可以制衡中共，這個戰略盟國對我們特別重要」⁷⁹。除繼續向越南出售武器裝備外，俄羅斯還將範圍擴展到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緬甸等國家。俄羅斯隊對東南亞國家軍售正式逐漸增加，並導引這些國家的軍事朝向現代化

註76：2001年俄羅斯成為越南的第一個戰略合作夥伴，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與俄羅斯的經濟復甦是同步增強。Hong Hiep Le, "Defence cooperation underpins Vietnam-Russia push for renewed economic cooperation," East Asia Forum, November 13, 2013,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11/13/defence-cooperation-underpins-vietnam-russia-push-for-renewed-economic-cooperation/>>(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77：Carlyle A. Thayer, "The Russia-Vietnam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 October 9, 2012,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09/the-russia-vietnam-comprehensive-partnership/>>(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78：Ibid.

註79：成漢平，〈論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因素及與南邊國家的戰略互動〉，前引文，頁27。

發展，不僅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外，還提升俄羅斯在東南亞地區甚至在亞洲的影響力⁸⁰。

對俄羅斯而言，在南海這一廣闊海洋面積的爭端，已經形成東南亞中心地帶的核心成為各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塑造地緣政治的權力關鍵⁸¹。俄羅斯充分相信，南海爭端是美國、中共、東協最優先解決的關鍵問題⁸²。在美國積極參與的情況下，同時俄羅斯與東協各國關係提升之際，俄羅斯不能對南海問題的爭端無動於衷，在此一背景中，制定一個在該重點區域問題合理與平衡的立場，成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一項重要任務。主要原因有；第一，俄羅斯、越南在南海有爭議的區域，有共同開採石油的合作，此合作涉及兩國利益；第二，俄羅斯意識到，參與南海爭端，能增加其在東南亞的國際形象；第三，因為俄羅斯與中共也有合作關係，若衝突發生，俄羅斯將陷入兩難⁸³。由於俄羅斯仍樂見該地區局勢保持穩定，或維持現狀。因此近年來積極參與地區安全機制的構建，也由於俄羅斯與印度在地緣政治上存在較高的利益契合度，雙方正以合作的態勢保證在南海地區擁有影響力。這種行為無疑使該地區局勢的複雜化程度進一步加劇。

肆、美國介入南海爭端對亞太地區之影響

美國不斷調整其南海問題的立場、政策和作為、與南海周邊國家建立密切的軍事、外交、經濟關係的互動交流，積極參與地方事務，以及加強區域國家外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甚至在公開場合中支持部分爭端國的主權訴求、給予安全承諾，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些國家海洋權益維護、刺激相關國家將既得利益合法化的企圖、領土主權訴求的直接與間接認同與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海地區已呈現駐軍常態化、工事永久化、陣地縱深化的特徵⁸⁴。這些國家深信倘若與中共發生衝突，美國、日本、印度等非爭端國家勢必進行增援，因此在面對南海問題上對中共的態度日趨強硬。隨著東協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在中共軍力的大幅擴張下，南海各爭端國開始動用軍事力量，加強管理各自的海域，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⁸⁵。同時對本國的國防越加重視，積極擴充海上軍事裝備，軍費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促使軍備競賽競爭激烈⁸⁶。由於美國的援助，為這些國家在該地區謀取經濟利益提供便利條件，從近年來，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

註80：Dmitry Gorenburg, "Russian Arms Sales to South-East Asia are on the Rise," Russian Military Reform, November 15, 2011, <<http://russiamil.wordpress.com/2011/11/15/russian-arms-sales-to-south-east-asia-are-on-the-rise/>>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81：Evgeny Kanaev,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uture Trends and Russia's Policy Options," op. cit.

註82：Ibid.

註83：Ibid.

註84：David Shambaugh,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280.

註85：馬為民，〈美國因素介入南海爭端的用意及影響〉，《東南亞縱橫》，第1期，2010年，頁43。

註86：Bonnie S. Glaser, "Tensions Fla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30, 2011, <<http://csis.org/publication/tensions-flare-south-china-sea>>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亞等國在加快在南海爭議區域開採油氣資源可以瞭解。此外，也由於東協國家在軍事層面、經濟層面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提高，雖增加其抗衡中共的信心，但也使其自身被美國的力量所牽制。美國在南海海域各方面的作為不僅對這些國家產生很顯要的影響，導致非爭端國家參與的數量增加，也重大影響亞太地區軍事力量的平衡，該地區也成為全球軍事習演最頻繁的地區⁸⁷。

其次，2009年無瑕號事件的發生，以及後續的擦撞事件⁸⁸，表現出美、中對於Unclos認知的差異，這間接折射出兩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該事件中，美國對Unclos進行廣義解讀，認為美國雖並未簽屬該公約，但專屬經濟區域是國際水域，美國可從事公約規範中的海洋科學研究。中共則對Unclos進行狹義解讀，認為他國在中共大陸的專屬經濟區域，要經由中共同意，且不能濫用自由，並進行危害中共主權的活動。

最後，美國一直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的趨勢，從2010年7月開始希拉蕊在越南河內舉辦的年度「東協區域論壇」中主動提出美國的南海政策，至2014年8月美國國務卿凱瑞在「東協系列外長會議」中，提出「凍結南海爭議行為」等主張⁸⁹，言論的重點都是

在重申南海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反對任何國家使用武力或是以脅迫方式尋求解決爭端，鼓勵儘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並且還將南海利益擴大解讀為國際利益，南海地區不侷限於東協國家本身的利益，還包括，日本、印度、俄羅斯、澳洲、紐西蘭、韓國、加拿大東協區域參與國的利益，以及其他海洋國家和國際社會成員廣泛的利益，強調各國應確保區域海洋安全⁹⁰。上述這些言論，不僅直接凸顯美國在南海爭端中扮演「維持和平」與「客觀第三者」的角色，也為美國偏重在亞太區域的軍事部署提供合理化依據。其次，間接促使南海問題朝向國際化的趨勢，使得日本、印度、俄羅斯這些非爭端國家積極參與南海爭端。

伍、結語

美國一直以來表示願意協推動《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倡議與信心建立機制，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分歧與爭議，貌似為南海爭端創造和平、穩定、繁榮的解決架構⁹¹。然而美國透過增加對南海地區的政治影響力、軍事存在、對於東協爭端國的態度，以及對Unclos不同於中共的理解，促使南海問題國際化，其因素已經構成解決南海爭端的關鍵因素。換言之，南海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國

註87：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9), p.117.

註88：John Kerry, "Remarks at the Start of the U.S.-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9,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8/230457.htm>>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89：Ibid.

註90：Hillary R.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註91：Patrick Ventrell, "South China Se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3, 2012,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8/196022.htm>> (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5日)

家雙邊問題，而成為一個區域問題，從最初的資源競爭，進入強權博弈，美國勢力的參與將直接或間接影響未來南海解決方案的方向。整體而言，美國對於東協爭端國的支持持續在加強，美國從各個層面加強對南海安全形勢的影響。客觀上，美國所採取的措施提高南海主權爭端的複雜程度，南海問題將難以取得妥協點，對峙事件將會持續發生，也讓東協在面對中共時擁有不同的選項，提高中共對東協國家進行外交脅迫的難度，對維護南海局勢的安全與穩定帶來許多變數，進而導致亞太地區發展情勢的緊張。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一) 期刊論文

1. 方曉志，〈對美國南海政策的地緣安全解析〉，《太平洋學報》，第20卷，第7期，2012年，頁44-52。
2. 王傳軍，〈區域外大國對南海地區的滲透及其影響〉，《當代亞太》，第11期，2001年，頁14-18。
3. 成漢平，〈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戰略對我南海海上安全影響與挑戰〉，《東南亞之窗》，第18期，2012年，頁1-13。
4. 曲恩道，〈美國介入南海中國海的戰略意圖與行為分析〉，《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第13卷，第2期，2012年，頁75-86。
5. 何志工、安小平，〈南海爭端中的美國因素及其影響〉，《當代亞太》，第1期，2010年，頁132-145。
6. 李金明，〈美國重返亞洲與南海問題複雜化〉，《新東方》，第189期，2012年

，頁1-6。

7. 李晨陽、邵建平，〈區域外大國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及其對我國維護南海主權的影響〉，《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第11卷，第5期，2011年，頁18-26。

8. 李斌、黃保明，〈美菲軍事合作及其對南海問題的影響〉，《學理論》，第30期，2012年，頁29-33。

9. 汪愛平，〈美國南海政策的演變及其影響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48卷，第2期，2012年，頁139-145。

10. 車德軍，〈試析美日印介入南海爭端問題〉，《東南亞之窗》，第17期，2011年，頁30-35。

11. 林正義，〈十年來南海島嶼聲索國實際作法〉，《亞太研究論壇》，第19期，2003年，頁1-11。

12. 馬為民，〈美國因素介入南海爭端的用意及影響〉，《東南亞縱橫》，第1期，2011年，頁39-43。

13. 鞠海龍、葛紅亮，〈美國重返東南亞對南海安全形勢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80期，2010年，頁87-97。

(二) 網際網路

1.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7/25。〈日本「關注」南海問題 將與越南戰略〉，《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9/1/9/101391985.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391985>〉
2.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10/31 〈菅直人稱關注中國在東海南海「軍事行動」〉，《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10/31/101310311985.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310311985>〉

viewnews.com/doc/1014/8/9/8/101489807.html?coluid=163&kindid=6554&docid=101489807&mdate=1031111342>

3.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7/9。〈日媒：日本擬與美聯手將「南海問題」國際化〉，〈<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7/6/1/1/10176117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761170>〉

4.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10/9〈日本擬全面介入南海主權問題〉，《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8/6/2/5/101862595.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1862595>〉。

二、英文部分

(一) 專書

1. Acharya, Amitav, 2009.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 ASEAN Studies Center, 2009. Energ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mplication for ASEAN and Its Dialogue Partner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 Dzurek, Daniel J., Clive H. Schofield, 1996. 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 Who's on First?. Durham, UK: International Boundar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Durham.

4. Graham, Euan, 2006. Japan's Sea Lane Security, 1940-2004: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5. Hiebert, Murray. Phuong Nguyen. Gregory B. Poling, 2014. A New Era in US-Vietnam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6. Holmes, James R., Andrew C. Winner, Toshi Yoshihara, 2009.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Cass Series: Naval Policy and History).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7. Huntington, Samuel P., 2007.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Roseburg, OR: Simon and Schuster Inc..

8. Indian Navy,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2007. 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 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Navy)

9. Kronstad, K. Alan, Sonia Pinto, 2013. U.S.-India Security Relations: Strategic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0. Lee, Lai To, 1999.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 New York, N.Y.: Praeger.

11. Manyin, Mark E., Stephen Daggett, Ben Dolve, Susan V. Lawrence, Michael F. Martin, Ronald O'Rourke, Bruce Vaughn, 2012. Pivot to the Pa-

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2. Mark E. Manyin, Michael John Garcia, Wayne M. Morrison, 2009. U.S. Accession to ASEAN's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3. Pedrozo, Raul P., 2014. China versus Vietnam: An Analysis of the Competing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lington, V.A..

14. Shambaugh, David, 2005.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 Spykman, Nicholas J., 1944. The Geography of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6. Wan, Ming, 2008.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Yuzawa, Takeshi, 2007.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earch for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二) 期刊論文

1. Er, Lam Peng, 1996. "Japan and the Spratlys Dispute: Aspirations and Limitation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10, pp. 995-1010.

2. Rowan, Joshua P., 1995.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Issue 3, pp. 414-436.

(三) 網際網路

1. Symonds, Peter, "Tensions at ASEAN summit over South China Sea,"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2/11/asia-n21.html>>.

2. Karambelkar, Amruta, 2012/11/31. "Indo-Vietnam Defence Relations: Strategically Responsive,"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http://www.ipcs.org/article/india/indo-vietnam-defence-relations-strategically-responsive-3568.html>>.

3. Browne, Andrew, 2014. "Asian Nations' Fears of War Elevated as China Flexes Muscle, Study Find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asian-nations-fears-of-war-elevated-as-china-flexes-muscle-study-finds-1405361047>>.

4. Le, Hong Hiep, 2013. "Defence cooperation underpins Vietnam-Russia push for renewed economic cooperation," East Asia Forum, <<http://www.easiaforum.org/2013/11/13/defence-cooperation-underpins-vietnam-russia-push-for-renewed-economic-cooperation/>>.



5. Lohman, Walter, 2009/2/26. "Spratly Islands: The Challenge to U.S. Leadersh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9/02/spratly-islands-the-challenge-to-us-leadership-in-the-south-china-sea>>.

6. Yang, Yuli, 2009/3/10. "Pentagon Says Chinese Vessels Harassed U.S. Ship," CNN, <<http://edition.cnn.com/2009/POLITICS/03/09/us.navy.china/>>.

7. Torde, Greg, 2009/4/4. "A Classic Display of McCain Resilien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www.scmp.com/article/676453/classic-display-mccain-resilience>>.

8. Kanaev, Evgeny, 2009/6.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uture Trends and Russia's Policy Option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http://www.imemo.ru/en/comments/240611_KanaevSCS.pdf>.

9. Folkmanis, Jason, 2009/8/28. "U.S., Vietnam Seek to Limit China, Keep Power Balance," Bloomberg,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lax5sgs8b0Q>>.

10. Pandey, Piyush, 2009/8/28. "ONGC Videsh Limited Pulls Out of Block in South China Sea," Times of India,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5-16/india-](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5-16/india-business/31725940_1_ovl-oil-exploration-ongc-videsh-limited)

[business/31725940_1_ovl-oil-exploration-ongc-videsh-limited](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5-16/india-business/31725940_1_ovl-oil-exploration-ongc-videsh-limited)>0

11. Clinton, Hillary R., 2010/7/23.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12. Miles, Donna, 2010/11/9. "Gates Arrives in Malaysia to Bolster Closer Bilateral Tie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61612>>.

13.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11/10. "ADF to Take Part in Major Regional Security Exercise", "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ce.gov.au/media/DepartmentalTpl.cfm?CurrentId=10921>>.

1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6/17. "U.S.-Vietnam Political, Security, and Defense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06/166479.htm>>.

15. Glaser, Bonnie S., 2011/6/30. "Tensions Fla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tensions-flare-south-china-sea>>.

16. The China Post, 2011/7/9. "US, Japan, Australia Announce Joint South

China Sea Exercise,” The China Post, <<http://www.chinapost.com.tw/asia/regional-news/2011/07/09/309192/US-Japan.htm>>.

17. Clinton, Hillary R., 2011/10/11.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215.htm>>.

18. Gorenburg, Dmitry, 2011/11/15. “Russian Arms Sales to South-East Asia are on the Rise,” Russian Military Reform, <<http://russiamil.wordpress.com/2011/11/15/russian-arms-sales-to-south-east-asia-are-on-the-rise/>>.

19. China Daily, 2012/3/8. “US, Philippines to Hold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China Daily, March 8, 2012, <<http://www.chinadailyapac.com/article/us-philippines-hold-joint-military-exercises>>.

20. China Daily, 2012/3/8. “US, Philippines to Hold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apac.com/article/us-philippines-hold-joint-military-exercises>>.

21. Clinton, Hillary R., 2012/4/30.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and Philippines Defense Secretary Voltaire Gazmin Af-

ter Their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4/188982.htm>>.

22. Bower, Ernest Z., Gregory Poling, 2012/5/4.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Ministerial Dialogu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implications-and-results-united-states-philippines-ministerial-dialogue>>.

23. Jimbo, Ken, 2012/6/3. “Japan, and ASEAN’s Maritime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East Asia Foru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6/03/japan-and-asean-s-maritime-security-infrastructure/>>.

24. The White House, 2012/6/8. “Statement on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Aquino of the Philippines,”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6/08/statement-president-s-meeting-president-aquino-philippines>>.

25. Singh, Teshu, 2012/8. “South China Sea: Emerg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http://www.ipcs.org/special-report/southeast-asia/south-china-sea-emerging-security-architecture-132.html>>.

26. Ventrell, Patrick, 2012/8/3. “



South China Se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8/196022.htm>>.

27. The Government of Philippine, 2012/9/5. “Administrative Order No. 29, s. 2012,” The Government of Philippine, <<http://www.gov.ph/2012/09/05/administrative-order-no-29-s-2012/>>.

28. Hiebert, Murray, Jeremiah Magpile, 2012/9/28.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Nudges U.S.-Indonesia Relations to New Levels of Coope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comprehensive-partnership-nudges-us-indonesia-relations-new-levels-cooperation>>.

29. Thayer, Carlyle A., 2012/10/9. “The Russia-Vietnam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09/the-russia-vietnam-comprehensive-partnership/>>.

30. Symonds, Peter, 2012/11/21. “Tensions at ASEAN summit over South China Sea,”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2/11/asia-n21.html>>.

31. Pant, Harsh V., 2012/12/18. “Understanding India’s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tting into the Seaweed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

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understanding-indias-interest-south-china-sea-getting-seaweeds>>.

32. Callic, Rowan, 2013/2/19. “Be Wary of Rising China, Says Lee Kuan Yew,” The Australian,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be-wary-of-rising-china-says-lee-kuan-yew/story-e6frg6so-1226580633266>>.

33. The White House, 2014/4/27.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ajib Of Malaysia,”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7/joint-statement-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najib-malaysia-0>>.

34. The White House, 2014/4/28. “FACT SHEET: U.S.-Philippines Partnership for Growth,”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8/fact-sheet-us-philippines-partnership-growth>>.

35. Panda, Ankit, 2014/4/29. “US-Philippines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Bolsters ‘Pivot to Asia’,”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4/us-philippines-enhanced-defense-cooperation-agreement-bolsters-pivot-to-asia/>>.

36. Hiebert, Murray, Phuong Nguyen, 2014/8/7. “Washington Needs a Plan for

Lifting Its Weapons Sales Ban on Vietna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washington-needs-plan-lifting-its-weapons-sales-ban-vietnam>>.

37. Nye, Joseph S., 2014. “Japan’s Self-Defense Defense,” Project

Syndicat,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oseph-s--nye>>[⚓]

作者簡介：

莊捷少校，政治作戰學校專93年班28期政治科、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研所102年班，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104年班，現服務於空軍氣象聯隊第八基地天氣中心。

老軍艦的故事

崑崙軍艦 AK-312

本艦原為日本之小型海岸運輸艦，1919年在英國建造，戰後由招商局接收，命名「海浙」，後改「海冀」。1948年7月1日招商局將該船交給海軍，做為海閩輪撞沉伏波艦的賠償；海軍遂命名為「崑崙軍艦」，編號312，執行外、離島運補任務，因裝備老舊，無法修護，於民國48年10月奉命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